

# 一旦下定决心， 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

本刊记者 曾卓崑

## 林静

原名李麟静，天津人。1981年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，先后从清华大学、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。1990年赴加拿大留学，在多伦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再获硕士学位。

从2005年起，林静选择了一种很多人一直向往却没有勇气开始的生活——和法籍丈夫克里斯一起驾驶帆船周游世界，在蔚蓝的大海里寻找生命的自由与蓬勃。林静夫妇十多年来分别驾驶帆船“同道者号”和“海友号”两次航海帆游。



## 在陆上：帆游前的日子

“我是天津人，1981年考进清华无线电系（编者注：后来的“电子系”），读了5年。我完全不是学霸，踉踉跄跄地毕了业。到研究生时转学生物医学工程，硕士毕业后就一直在医疗器械公司工作。先后在三家公司工作过，做医疗器械的技术工作。在美敦力公司时间最长，前后有18

年，做心脏起搏器。”

“第一次航海是2005年，从2005年到2007年围着大西洋转了一圈，那时40出头，小试牛刀，看看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喜不喜欢、合不合适。两年时间把积蓄花得差不多，需要再挣钱，我们又都回归各自的公司继续工作。”

“医疗器械技术工程师要长期跟踪、调试病人安装的起搏器、除颤器，见过多少病例、怎么



处理，有经验非常重要。这个职业有点儿像中医，越老越值钱。我工作特别有成就感，因为病人装完仪器后的调试全靠我们，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帮人活着。而且工作久了，与医生的配合越来越默契，记得好多病人的病例，医生会很信任你、依赖你。”

帆船航海前，林静是一名有着良好教育背景、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公司职员。这份给予她价值感的工作乍看起来与航海并不相关，林静书中描写这份工作“解决疑难问题既充满挑战

又相当有趣”，在我看来，这喜欢挑战、知难而上的个性，为她帆游的“新工作”提供了最好的注脚。

## 初航海：下决心时，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

踏上帆游航海这条路，直接引用林静《初蹈沧海》书里的话最为明了：

“我老公是法国人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：他一定很浪漫，他一定会品酒，他一定会做饭，等等。事实不然！我老公既不浪漫，也不是居家男，他专门喜欢刺激、有挑战性的户外活动，是个富有冒险精神、非常独立的人。俗话说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这些年跟着他上山下海，练得就像个体育棒子……老公的梦想之一是驾着帆船去看世界。我们理工科女生被训练得很有逻辑性，所以原理方面的事还是拎得清的。婚姻的一条公理是，女人永远不要站在老公和他的梦想之间，阻



第一次和第二次帆游航海路线图



挠的结果只有两个：不幸福的老公或被铲除的你。你要是爱他，就应该帮助他实现梦想，你自己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”

林静伉俪的确在帆游方面有极大的收获：十多年来，他们夫妇先是驾驶帆船“同道者号”，初蹈沧海，航游大西洋760天，途经二十余个国家，航程两万海里；随后驾驶“海友号”再济沧海，从极具挑战性的挪威，由北至南，途径英国、葡萄牙、摩洛哥、加那利群岛、佛得角，跨赤道到达南美洲的巴西、乌拉圭，开辟新航线，挑战高纬度水域，重访加那利群岛，航行两万八千里。

将林静带上帆游之路的人的法国老公名叫克里斯。他们相识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：当时克里斯所在公司的在蒙特利尔的分公司出了点问题，会说法语的克里斯被派去解决，与毕业刚工作不久的林静在 party 上邂逅，正所谓“有缘千里来相会”。一年后林静与老公去了香港，再去悉尼。期间航海两年，两人回归工作八年后，开启第二次航海之旅，这次历时四年，前两年的故事记录



于她的第二本书《再济沧海》，第三和第四年的故事则将写于她计划出版的第三本书中。

林静在书中写到，“通常人们会有先入为主的想法：玩船是有钱人的活动。有些富豪的确把豪华游艇当作炫富的工具。像我们这样整年住在船上东游西逛的，大家的身份和经济来源也是五花八门，不过都是对航海有兴趣，并有点探险精神的人。”

“（帆游）这件事情最大的花销不是金钱，而是机会。当时我老公的事业进展顺利，这么一走还能不能回来，我们还回不回得来，都不好说。但是如果不去做，这辈子肯定会后悔，所以我们就义无反顾地去做了。”

### 在海上：帆游治“公主病”

未曾扬帆的人们，会对帆游航海有十万个为什么：船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开船是不是需要十八般武艺？多年来，林静养成了记航海日志以及写博客的习惯，通过文字她向人们描述日常、记录感动，传递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。



沙滩上的中餐厨艺课

### 日常起居

“我们买了大量的胡萝卜等易保存的蔬菜，每个胡萝卜都用餐巾纸包着，这样水汽被纸巾吸收，延迟蔬菜的腐烂。每一个鸡蛋壳上都涂上了凡士林，这样蛋壳完全不透气，延缓变质，过一两天把鸡蛋翻个个儿，以防蛋黄粘底变质。最讨厌的是香蕉，买的时候都是绿的，分几个不同的地方存放，可几天后所有香蕉还是一下子全部变黄，让我们都来不及吃，最后全烂了喂鱼。”

“船上的垃圾怎么处理呢？首先要将垃圾分为可分解和不可分解的，可分解垃圾，比如有机物，可以直接扔进海里喂鱼。纸张要撕成很碎的小片撒进海里。不可分解的如金属罐头盒和玻璃瓶要灌满海水让它们沉到海底，金属随着时间会锈蚀，玻璃和石头类似，不会影响生态。塑料制品是绝对不能扔进海里的，压瘪放进垃圾袋带回陆地。”

“我们值班，煮食，吃饭，休息……生活就像瑞士钟表一样准确、有规律。日子既不是光阴似箭，也不是度日如年，我们好像可以永远这样航行下去。余下大把的时间用来看书，我们三个人成立了个小小读书会。……其中讨论最热烈的是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和张戎的《鸿》。”

“除了看书我们还听音乐、听歌剧。船上有300多张光碟，其中一大半是古典音乐和中国音乐。有一天还开了京剧专场，我讲解京剧的唱念做打并现场表演了《苏三起解》和《铡美案》选段，两个老外听得云山雾罩的。”

### “公主病”行不通

“我很多航海的朋友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，既开得了帆船，





林静夫妇合影

又下得了厨房。”

“首先要计算食物用量，按照标准，多少人、多少天，每天吃多少碳水化合物、蔬菜、肉类，然后大量的采购，再分装。比如我会买好多肉，把它们切成小块，按每人吃的分量冻在冰柜里，拿出来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的。”

“我的性格是对外界的事情比较感兴趣，航海的走走看看特别适合我。再就是我的动手能力也比较强，里里外外都可以操持。在船上要有公主病，那就完了，啥也别干了。遇到风浪危险，你也得顶上，赶紧帮忙搞定，不能光等人来救。”

在书中，林静谈到过一位女士“除了惊慌失措外好像什么也不能做”。“当然每个家庭都有适合自己的相处模式，但我认为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航海，多一份技能就多一份自信，自己也多一份乐趣，要不然航海就会变得很漫长且枯燥无味。”

### 为航海装备自己

远帆航海，仅靠叶公好龙式的喜欢无法实现。航海需要知识、体力、经验的储备，也需要周密

而弹性的计划以及财力支持。

“至少风帆的原理你得知道吧，顶风怎么走，顺风怎么走，什么样的帆型、什么样的风……看风驶舵、看风驶帆。再就是熟悉船上的通讯系统，第三得会看海图，了解水域的特点。还要了解气象的规律，什么样的地方有信风，什么地方有很强的海流……你不可能两眼一抹黑就去航海。”

林静夫妇从有帆游世界这个想法到2005年6月启航，准备工作历时五年。“1996年，我在香港跟老公学玩16英尺双体小

帆船，对风帆的原理有了基本了解。2001年我们专门去英国的远洋航海学校深造，老公上船长班（sea master），我上称职水手班（competent crew），在理论上对航海的方方面面进行系统的学习。”

“我们付费学习如何紧急处理各种伤情。比如烫伤、骨折、缝针，休克状态如何应对，如何做心肺复苏，等等。两次航海时隔八年，我们又重新学习巩固了一遍。”

“我们也有仪器帮助探索，超声波声纳测水深，还可以向前扫描发现暗礁，现代科技给人带来很大的帮助。”“帆船和车一样，也有不同配置，细分市场非常成熟。最基本的裸船也能开走，但船也像房子，你会重新装修。因此一般人都会在裸船上加选项，所增加的配置价格可能达到裸船价的1/3左右。”

### 航海的挑战

“航海的挑战在于，驾船其实是你在跟大自然配合。你不是主角，主角是大自然。怎么看风



驶舵、因势利导、顺风而为……这些词都可以用到帆船上。这种挑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而不确定性意味风险。不过我觉得任何东西特别容易就不是很有意思了。”

“海上的生活是你从陆地日常的系统中脱离，自给自足，不像在陆地上互相依赖。海上的生活对于爱好独立、向往自由的人来说是件好事。而如果一个人离不开群体和社交，那么航海就是一个挑战。”

当然，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和社交绝缘，林静写到，“水手都是自来熟，慢热的人很快会被催熟。有几次我们刚刚抛下锚，隔壁船的人就开着小汽艇过来了，敲敲船帮，手里提着鱼。通常互相报过姓名后，如果彼此看着顺眼，就约过来喝酒。一杯酒还没喝完，双方已经把大半辈子故事的简要版讲完了；同时到哪儿买东西，到哪儿洗衣服，到哪儿修船也了解得一清二楚。”

她说，“航海人的友谊是短暂的。You make friend, say goodbye, 你认识人就是为了跟他说再见。两个船你走这，我走那，友谊如何地久天长呢？萍水相逢，很短的时间，很强烈的友谊爆发，然后各奔东西。这种人际关系对有人来说也是挑战……”

“我们没有孩子，不过我认识带着孩子航海的家庭。用远程教育的模式，事先下好课程，在船上循序渐进地学习……在船上生活的孩子自觉性特别强。有位朋友的两个孩子都在船上长大，一个做了医生，一个做艺术家。因为远程教育对于有些孩子特别合适，在常规学校上学对他反而太拘束了。船上自由、有弹性，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安排学习，然后与别人一样参加考试，通过就可以了。”

林静书里的知识见闻涉及历史、文学、语言、动物、植物、地理、气象、机械、电子、医学、

天文等诸多方面。她的生活里有观星、有日出，有爬山、有钓鱼，既写喝酒聊天，也有数笔书评。

在岸上的时间，她总是安排得很好。“帆游泡图书馆也是很享受的事，挪威曼达尔偌大的三层楼图书馆，平时空空荡荡安静极了。二楼一面墙都是落地窗，靠窗一排书桌，每个桌角有盏台灯。连着下了几天的雨，我背着书包打着雨伞天天来泡图书馆。”

“最过瘾的是用图书馆的计算机戴耳机看《中华好诗词》比赛视频……空空如也的图书馆死一般的寂静，我的诗词世界里却是龙争虎斗，险象丛生……”接受我采访的当晚，林静要去国家大剧院看《风雪夜归人》，而前一天她刚看了《古玩》。“我特别喜欢看话剧！到北京我就突击着看，一回到海上就又得过段日子了。”



## 帆行南极 甘之如饴

帆游中认识了不少活跃在南极的帆友，耳濡目染探索南极的故事，林静夫妇也萌生了自驾“海友号”去南极的想法，下定决心后，他们改变了计划，掉头南下回到乌斯怀亚。经过一整年的准备，“海友号”于2018年12月24日从智利威廉姆斯港出发，开始了近两个月的南极之行。

此行，林静夫妇往返水手们闻风丧胆的合恩角与德雷克海峡，到达南极半岛，最南航行至南纬65°。极昼中触目皆是纯净的雪白和蝉翼般朦胧的灰蓝。南极，那片原本静得只有冰裂声的土地，被水手们落锚的闷响叩开神秘的大门。

“海友号”到达南极时恰逢2018年跨年夜，面对眼前的极致美景，林静由衷的感叹道，“原来别人真的没有夸张南极给人带来的震撼，一年多以来我们这么久的准备，这么多焦虑，对自己的怀疑，甚至对家人的担心置之不理，直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值了。”



“南极其实远比大家想的要热闹。由于可以抛锚的地方很少，大部分船只都集中在一个区域，来自世界各地、喜好热闹的人们聚在一起，几乎每天都有船上Party，不同肤色、不同目的、不同母语的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侃大山。”不在船上的时候，林静和克里斯就会上岸爬山徒步：林深时见鹿，海蓝时见鲸，圆滚滚的海豹与海鸟嬉戏，憨态可掬的企鹅慢悠悠地走过……林静夫



“海友号”在南极

妇还去科考站聊天，听他们讲述某块冰下藏着百年陈酿威士忌的笑谈。

在南极呆了38天之后，“海友号”返航，回程反倒遇上最为凶险的一刻：“好风仅持续了三天，第四天经过合恩角的时候遇上了变天，几十秒的时间里，十几节的风瞬间涨到三十一节，船身一下子就被打倾斜，船头几乎都按在水里，这种情况非常危险，如果浪足够大，也许会把船掀翻。好在那天浪只有4米高，帆在风里被拉扯的呼呼作响。克里斯把自动掌舵快速换成手动，好不容易把船调整过来。”林静说，“这点风浪也只是合恩角睡梦中的一个喷嚏而已。面对自然，人类还是需要保持敬畏之心。”

林静扬帆航海的时候，她的父母也是担心的。“‘同道者号’每天通过短波发200个英文字母的邮件，报上所处位置的经纬度坐标，简要地说明一天的行程，短短的信息成了父母连接我的唯一纽带，二老在我开始航海时就买了一张老大的世界地图挂在墙上，我每到一个地方，他们就在

地图相应的位置用大头针插一面小红旗。”“每每看到这张地图，我的心便隐隐作痛……‘父母在，不远游’，我不仅去远游，还以这样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去游。”“子女对父母除了要孝，还有另一个使命，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……如果年轻人完全按照上一辈人的意思去生活，历史和社会就很难进步了。”

帆游南极之后，林静的船已经回到智利中部，她们夫妇最近计划是年底进发太平洋。还是用她书里的话作结：“帆游不同于航赛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是一种修行，是以船为家的云游。没有名次可争，没有记录要打破，甚至没有证明自己的必要，帆游是直接触摸世界的手段，也是认识自我的心灵历程。它充满挑战，彻底享受它需要一定的技能和条件，如果有幸帆游了，其回报极其丰厚。这种回报很难做量化测量评估，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财富，它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生。真心希望我们的经历能鼓舞更多的人敢于追求梦想。追梦！Dream on！实际上一旦下定决心，最难的部分就已经完成了。”